

紅

樓

夢

紅樓夢第八回

賈寶玉奇緣識金鎖

薛寶釵巧合認通靈

話說寶玉和鳳姐回家見過衆人，寶玉便回明賈母要秦鍾上家塾之事，自己也有個伴讀的朋友，正好發憤，又着實柙督秦鍾的人品行事，最使人憐愛。鳳姐又在一旁幫着說，改日秦鍾還來拜老祖宗哩。說得賈母喜悅起來，鳳姐又趁勢請賈母後日過去看戲。賈母雖年高，却極有興頭。至後日，尤氏來請，遂携了王夫人、林黛玉、寶玉等過去看戲。至晌午，賈母便回來歇息了。王夫人本是好清淨的兒，賈母回來也就回來了。然後鳳姐坐了首席，帶款至晚而罷，却說寶玉送賈母回來，待賈母歇了。

中覺竟欲還去看戲又恐擾的秦氏等人不便因想起寶釵近日在家養病未去親候意欲去望他若從上房後角門過去又恐遇見別事纏繞又恐遇他父親更爲不安寧可遠遠路而去當下衆嫵媼了纓伺候他換衣服見不換仍出二門去了眾嫵媼了纓只得跟隨出來還只當他去那邊府中看戲誰知到了穿堂便向東向北繞廳後而去偏頂頭遇見了門下清客相公詹光單聘仁二人走來一見了寶玉便都趕上來笑着一個抱住腰一個揸着手都道我的菩薩哥兒我說做了好夢呢好容易遇見了你說着請了安又問好勞叨了半日纔走開老嫵叫住因問你二位爺是往老爺跟前來的不是他二人點頭道老

爺在夢坡齋小書房聽歌中覺呢不妨事的一回說一回走了
說的寶玉也笑了於是轉灣向北奔梨香院來可巧銀庫房的
總領名喚吳新登與倉上的頭目名戴良還有幾個管事的頭
目共七個人從賬房裡出來一見寶玉趕來都一齊垂手站立
獨有一個買辦名喚錢華因他多日未見寶玉忙上來打千兒
請寶玉的安寶玉忙含笑拉他起來眾人都笑說前兒在一處
看見二爺寫的斗方兒字法越發好了多早晚賞我們幾張貼
帖寶玉笑道在那處看見了衆人道好幾處都有都稱讚的了
不得還和我們尋呢寶玉笑道不值什麼你們說給我的小么
兒們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前走衆人待他過去方都各自散了

閒言少述且說寶玉來至梨香院中先入薛姨媽屋中來見薛姨媽打點針黹與丫環們呢寶玉忙請了安薛姨媽忙一把拉住了他抱入懷中笑說這麼冷天我的兒難爲你想着來快上炕來坐着罷命人到滾滾的茶來寶玉因問哥哥不在家薛姨媽歎道他是沒籠頭的馬天天逛不了那里肯在家一日寶玉道姐姐可大安了薛姨媽道可是呢你前兒又想着打發人來瞧他他在裡間不是你去瞧他那裡比這裡暖和你那裡坐着我收拾收拾就進來和你說話兒寶玉聽了忙下炕來至裡間門前只見吊着半舊的紅絨軟簾寶玉掀簾一步進去先就看見寶釵坐在炕上作針線頭上挽着黑漆油光的髻兒蜜合色

棉襖玫瑰紫二色金銀鼠比肩褂葱黃綾棉裙一色半新不舊
看去不覺奢華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臉若銀盆眼如水杏
罕言寡語人謂裝愚安分隨時自云守拙寶玉一面看一面問
姐姐可大愈了寶釵抬頭只見寶玉進來連忙起身含笑答道
已經大好了多謝記掛着說着讓他在炕沿上坐了卽令鶯兒
倒茶來一面又問老太太姨娘安又問別的姊妹們好一面看
寶玉頭上戴着纓絲嵌寶紫金冠額上勒着二龍捧珠金抹額
身上穿着秋香色立蟒白狐腋箭袖繫着五色蝴蝶縵緜緜項上
掛着長命鎖記名符另外有那一塊落草時啣下來的寶玉寶
釵因笑說道成日家說你的這玉究竟未曾細細的賞鑒我今

兒倒要瞧瞧說着便挪近前來寶玉亦湊了上去從項上摘了下來遞在寶釵手內寶釵托在掌上只見大如雀卵燦若明霞瑩潤如五色酥花紋纏護看官們須知道這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峯下的那塊頑石幻相後人曾有詩嘲云

女媧煉石已荒唐

又向荒唐演大荒

失去幽靈真境界

幻來新就臭皮囊

好知運敗金無彩

堪歎時乖玉不光

白骨如山忘姓氏

無非公子與紅妝

那頑石亦曾記下他這幻相並癩僧所鐫的篆文今亦按圖畫于後但其真體較小方從胎中小兒口中啣下今若按其體畫

恐字跡過于微細使觀者大廢眼光亦非暢事故按其形式無非略展放些使觀者便于燈下醉中可閱今註明此故方不至以胎中之兒口有多大怎得啣此狼狽齋大之物爲勝

通 籀

靈

寶 靈

玉 寶

正 面 正 面

靈

寶

通

靈

寶

玉

反

面

除

疾

福

寶釵看畢又從先翻過正面來細看口裡念道莫失莫忘仙壽
恒昌念了兩遍乃回頭向鶯兒笑道你不去倒茶也在這裡發
獸作甚麼鶯兒嘻嘻的笑道我聽這兩句話到像和姑姨項圈
上的兩句話是一對兒寶玉聽了忙笑道原來姐姐那項圈上
也有八個字我也賞鑒賞鑒寶釵道你別聽他的話沒有什麼
字寶玉央道好姐姐你怎麼瞧我的呢寶釵被他纏不過因說
道也是個人給了兩句吉利話兒鑿上了所以天天帶着不然
沉甸甸的有什麼趣兒一面說一面解了排扣從裡面大紅氍
上將那珠寶晶瑩黃金燦爛的瓔珞摘將出來寶玉忙托着鎖
看時果然一面有四個字兩面八個字共成兩句吉諶亦曾按

式畫下形相

金鎖正面



金鎖反面



寶玉看了也念了兩遍又念自己的兩遍因笑問姐姐這八個
字倒與我的是一對兒鶯兒笑道是個癩頭和尚送的他說必
須要在金器上寶釵不待他說完便嗔他不去倒茶一面又問
寶玉從那里來寶玉此時與寶釵就近只聞一陣陣香氣不知

是何氣味遂問姐姐熏的是何香我竟從未聞過這味兒寶釵
笑道我最怕熏香好好的衣服熏的烟火氣的寶玉道既如此
是什麼香寶釵想了一想說是了我早起吃了冷香丸的香
氣寶玉笑道什麼冷香丸這樣好聞好姐姐給我一丸嚐嚐寶
釵笑道又混鬧了一個丸藥也是混吃的一語未了忽聽外面
人說林姑娘來了話猶未了林黛玉已搖搖擺擺的來了一見
寶玉便笑道哎哟我來的不巧了寶玉等忙起身讓坐寶釵因
笑道這話怎麼說黛玉道早知他來我就不來了寶釵道我不
解這意黛玉笑道要來時一齊來要不來一個也不來今兒他
來明兒我來如此開錯開了來豈不天天有人來了也不至太

冷落也不至太熱鬧。姐姐如何不解這意思？寶玉因見他外面
罩着大紅羽緞對衿褂子，因問：「下雪了麼？」地下婆子們說：「下了。」
這半日了。寶玉道：「取了我的斗篷來。」黛玉便笑道：「不是我來
了，他就該去了。」寶玉道：「我何曾說要去？不過拿來預備着。」寶玉
的奶母李嬷嬷因說道：「天又下雪，也要看早晚的。就在這裡和
姐姐妹妹一處頑頑罷。」那裏擺茶菓呢？我叫丫頭去取了
斗篷來說給小丫頭們散了。罷。寶玉應了。李嬷嬷出去，命小丫
頭們都散了。這裡薛姨媽已擺了幾樣細巧茶菓，留他們吃茶。寶
玉因誇前日在那邊府裡珍大嫂子的「好鴨掌鴨信」，薛姨媽道：「連
忙把自己糟的取來，與他嚐。」寶玉笑道：「這個須就酒才好。」薛姨

媽便命人灌了上等的酒來李嬭嬭便上來道姨太太酒倒罷
了寶玉笑央道媽媽我只吃一杯李媽道不中用當着老太太
太太那怕你吃一罈呢想那日我眼錯不見一會不知是那箇
洪調教的只圖討你的好給了你一口酒吃藥送得我挨了兩
日的罵姨太太不知他性子又可惡吃了酒更弄性有一日老
太太高興又儘着他吃什麼日子又不許他吃何苦我白賠在
裡面薛姨媽笑道老貨你只管放心吃你的去我也不許他吃
多了便是老太太問有我呢一面命小丫頭來讓你奶奶去也
吃杯擔擔寒氣那李嬭嬭聽如此說只得且和衆人吃酒去這
裡寶玉又說不必燙煖了我只愛吃冷的薛姨媽道這可使不

得吃了冷酒寫字手打顫兒寶釵笑道寶兄弟虧你每日豕維
學旁收的難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熱若熱吃下去發散的就快
若冷吃下去便凝結在內五臟去煖他豈不受害從此還不
改了快不要吃那冷的了寶玉聽這話有情理便放下冷的令人
燙來方飲黛玉磕着瓜子兒只管抿着嘴笑可巧黛玉的了娘
雪雁走來與黛玉送小手爐黛玉因含笑問他說誰叫你送來
的難爲他費心那里就冷死了我雪雁道紫鵲姐姐怕姑娘冷
叫我送來的黛玉一面接了抱在懷中笑道也虧你倒聽他的
話我平日和你說的全當耳旁風怎麼他說了你就依比聖旨
還快些寶玉聽這話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他也無回覆之詞只

嘻嘻的笑一陣罷了寶釵素知黛玉是如此慣了的也不去掇他薛姨媽因道你素日身子單弱禁不得冷的他們記掛着你倒不好黛玉笑道姨媽不知道幸虧是姨媽這祖尙或在別人家豈不要惱的難道看得人家連個手爐也沒有爬爬兒的從家里送個手爐來不說了頭們太小心還只當我素日是這等輕狂慣了呢薛姨媽道你是個多心的有這樣想我就沒有這些心說話時寶玉已是三杯過去了李嫵嫵又上來攔阻寶玉正在個心甜意洽之尚又兼姊妹們說論笑笑的那裡肯不吃只得屈意央告好媽媽我再吃兩杯就不吃了李嫵嫵道你可仔細今兒老爺在家隄防着問你的書寶玉聽了此話便心中

大不悅慢慢的放了酒盞了頭黛玉忙說掃了大家的興舅舅若叫你说姨媽留着呢這個媽媽他吃了酒又拿我們來醒脾了一面悄悄推寶玉使他賭賭氣一面悄悄的咕囔說別理那老貨們只管樂們的那李媽也素知黛玉的因說道林姐兒你不要助着他了你倒勸他只怕他還聽些林黛玉冷笑道我為什麼助他我也不犯着勸他你這媽媽太小心了往常老太太又給他酒吃如今在姨媽這裡多吃了一口料也不妨事必定姨媽這裡是外人不當在這裡的也未可知李媽媽聽了又是急又是笑說道真真這林姐兒說出一句話來比刀子還利害我這話算什麼寶釵也忍不住笑着把黛玉腮上一擰說

道真與這個顰了頭的一張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歡又不是薛姨媽一面又說別怕別怕我的兒來了這裡沒好的你吃別把這點子東西嚇的存在心裡倒叫我不安只管放心吃有我呢越發吃了晚飯去便醉了就跟着我睡罷因命再燙些酒來姨媽陪你吃兩杯可就吃飯罷寶玉聽了方又鼓起興來李嬾嬾因吩咐小了頭你們在這裡小心着我家去換了衣服就來悄悄的回姨太太別由他的性兒多吃了說着便家去了這裡雖還有兩三個婆子都是不關痛癢的見李嬾嬾走了也都悄悄自尋方便去了只剩兩個小了頭樂得討寶玉的歡喜幸而薛姨媽千哄萬哄只容他吃了幾杯就忙收過了作了酸笋鷄皮

湯寶玉痛喝了几碗又吃了半碗多碧粳粥一時薛林二人也吃完了飯又醞釀的吃了几碗茶薛姨媽方放了心雪雁等三四人也吃了飯進院候黛玉因問寶玉道你走不走寶玉也斜倦眼道你要走我和你一同走黛玉聽說遂起身道借們來了這一日也該回去了說着二人便告辭小丫頭忙捧過斗笠來寶玉便把頭畧低一低叫他戴上那丫頭便將這大紅猩毡斗笠一抖纔往寶玉頭上一合寶玉便說罷了罷了好齊東西你也帶些兒難道沒見別人戴過誰我自己戴罷黛玉站在炕沿上道過來我與你戴罷寶玉忙近前來黛玉用手輕輕籠住束髮冠兒將笠沿掖在抹額之上將那一顆核桃大的絳絨簪

纓扶起頭巍巍露于笠外整理已畢端像了一會說道好了披
上斗蓬羅寶玉聽了方接了斗蓬披上薛姨媽忙道跟你們的
媽媽都還沒來呢且略等等寶玉道我們倒去等他們有了頭
們跟着也發了薛姨媽不放心吩咐兩個婦女跟着送了他兄
妹們去他二人道了擾一徑回至賈母房中賈母尙未用晚飯
知是薛姨媽處來更加歡喜因見寶玉吃了酒遂命他回房
中歇着不許再出來了因命人好生看待着忽想起跟寶玉的
人來遂問眾人李奶子怎麼不見衆人不敢直說他家去了只
說纔進來的想有事又出去了寶玉跟賈母回願道他比老太太
還受用呢問他作什麼沒有他只怕我還多活兩日一面說一

面來至自己臥室只見筆墨在案晴雯先接出來笑道好好叫我研了墨早起高興只寫了三個字丟下筆就走了哄我等了這一天快來給我寫完了這些墨纔罷寶玉方纔想起早起的
事來因笑道我寫的那三個字在那里呢晴雯笑道這個人可
醉了你頭裡過那府裡去鴉咐我貼在門斗兒上的我生怕別
人貼壞了親自爬上梯貼了半日這會兒還凍得手僵呢寶
玉笑道我忘了你手冷我替你握着便伸手携着晴雯的手同
看門斗上新寫的三個字一時黛玉來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
別撒謊你看這三個字那一個好黛玉仰頭看見是絳芝軒三
字笑道個個都好怎麼寫得這樣好法明兒也替我寫個匾寶

玉笑道又哄我呢說着又問襲人姐姐呢晴雯向裡間炕上努嘴寶玉看時只見襲人和衣睡着寶玉笑道好太睡早了些又問晴雯道今兒我那邊吃早飯有一碟兒豆腐皮的包子我想着你要吃和環大嫂子說了只說我留着晚上吃叫人送過來的你可曾見麼晴雯道快別提了一送來我便知道是我的偏纔吃了飯就攔在那里後來李奶奶來了看見說寶玉未必吃了拿去給我孫子吃罷就叫人送了家去了正說着茜雪捧上茶來寶玉還讓林妹妹吃茶衆人笑道林姑娘早走了還讓呢寶玉吃了半盞茶忽又想起早晨的茶來因問茜雪道早起斟了一碗楓露茶我說過那茶是三四次後出色的道會子怎麼

又斟上這個茶來茜雪道我原是留着的那會子李奶奶來了
吃下去寶玉聽了將手中杯子順手往地下一擲豁瑯一聲打
個粉碎潑了茜雪一裙子又跳起來問着茜雪道他是你那一
門子的奶奶你們這樣孝敬他不過是我小時候吃過他幾日
奶罷了如今慣的比祖宗還大攆了出去大家干淨說着立刻
便要去回賈母撞他乳母原來襲人寔未睡著不過是故意妝
睡引寶玉來惱他頑婆先聞得說字問包子等也還可以不必
起來後來揀了茶鍾動了氣迷連忙起來解釋勸阻早有賈母
遣人來問是怎麼了襲人忙道我纔倒茶來被雪滑倒了失手
砸了鍾子一面又勸寶玉道你立意要撞他也好我們都愿意

出去不如趁勢連我們一齊攆了我們也好你也不愁沒有好的來伏侍你寶玉聽了方無言語被襲人等挾至炕上脫了衣裳不知寶玉口內還說些什麼只覺口齒纏綿眉眼愈加颯颯忙伏侍他睡下襲人摘下那通靈寶玉來用手帕包好攆在褥子下次日帶時便冰不着脖子那寶玉到枕就睡着了彼時李嬪等已進來了聽見醉了也就不敢上前只悄悄的打聽聽了方放心散去次日醒來就有人回那邊小蓉大爺帶了秦鍾來拜寶玉忙接出去領了拜見賈母賈母見秦鍾形容標緻舉止溫柔堪陪寶玉讀書心中十分歡喜便留茶留飯又命人帶去見王夫人等衆人因愛秦氏見了秦鍾是這樣人品也都歡

善臨去時都有表禮買母又與了一個荷包並一個金魁星取
女星和合之意又囑咐他道你家住的遠或一時寒熱不便只
管住在我這裡只和你賣叔在一處別跟着那不長進的東西
們學秦鍾一一的答應回家察知他父親他父親秦邦葉現任
營繕郎年近七旬夫人早亡因當年無兒女便向養生堂抱了
一個兒子並一個女兒誰知兒子又死了只剩女兒小名喚可
兒長大時生得形容嬌娜性格風流因素與買家有些瓜葛故
結了親秦邦葉五旬之上方得了秦鍾因去歲業師回南在家
溫習舊課正要與買親家商議附往他家塾中去可巧遇見賣
五這個機會又知買家塾中司塾的乃買代儒現今之老儒秦

鍾此去可望學業進益從此成名因十分喜悅只是宦囊羞澁
那邊都是一雙富貴眼睛少了拿不出來兒子的終身大事說
不得東併西湊恭敬敬封了二十四兩贖見禮帶了秦鍾到
代儒家來拜見然後聽寶玉揀的好日子一同入塾塾中鬧事
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回終

紅樓夢第九回

訓劣子李貴承申飭

嗔頑童茗烟鬧書房

話說秦業父子等候賣家的人來送上學之信原來寶玉急于要和素鍾相遇遂擇了後日一定上學打發人送了信至日一早寶玉起來時襲人早已把書筆文物收拾停妥坐在床沿上發悶見寶玉來只得伏侍他梳洗寶玉見他悶悶的因問道好姐姐你怎麼又不自在了難道怪我上學去丟的你們冷清了不成襲人笑道這是那裡的話讀書是極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了一輩子終久怎麼樣呢但只一件只是念書的時節想着書不念的時節想着家終別和他們一處頑鬧碰見老爺不是頑

的雖說是奮志要強那工課寧可少些一則貪多嚼不爛一則身子也要保重這就是我的意思你可時時體諒襲人說一句寶玉應一句襲人又道大毛衣服我也包好了交給小子們去了學裡冷奸又想着添換比不得家裡有人照顧腳爐手爐也交出外的了你你可逼着他們那一起懶賊你不說他們樂得不叻白凍壞了你寶玉道你放心我出外頭自己都會調停的你們也可別悶死在這屋裡長和林妹妹一處去頑耍纔好說着俱已穿戴齊備襲人催他去見賈母賈政王夫人等寶玉又囑咐了晴雯麝月幾句方出來見賈母賈母也未免有幾句囑咐的話然後去見王夫人又出來到書房中見賈政偏生這日

政回家早正在書房中與相公清客們閒話急見寶玉進來請安回說上學裡去賈政冷笑道你如捉果再上學兩個字連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話你竟頑你的去是正經仔細站體了我這地靠憐了我這門眾清客相公們都起身笑道老世翁何必如此今日世冗一去二三年就可顯身成名的了斷不似往年仍作小兒之態的天也將飯時世兄竟快請罷說便有兩個年老的攜了寶玉出去賈政因問跟寶玉的是誰只聽見外面答應了一聲早進來三四個大漢打千兒請安賈政看時認得寶玉奶姆之子名喚李貴的因向他道你們成日家跟他上學他到底念了些什麼書倒念了些流言混語在肚子裡學了些精緻

的淘氣等我閒一閒先揭了你的皮再和那不長進的笨眼嚇
的李貴忙雙膝跪下摘了帽子碰頭連連答應是又回說哥兒
已念到第三本詩經什麼攸攸鹿鳴荷葉浮萍小的不敢撒謊
說的滿座鬨然大笑起來賈政也掌不住笑了因說道那怕再
念二十本詩經也都是掩耳盜鈴哄人而已你去請學裡太爺
的安就道找說的什麼詩經古文一槩不用虛應故事只是先
把四書一齊講明賁熟是最要緊的李貴忙答應是見賈政無
話方退出去此時寶玉獨站在院外屏聲靜候待他們出來便
同走了李貴等一面攜衣服一面說道哥兒可聽見了不曾先
要叫我們的皮呢人家的奴才跟主子賺些好體面我們這些

奴才白陪着挨打受罵的從此也可怜見些纔好賈玉笑道好哥哥你別委屈我明兒請你李貴道小祖宗誰敢望請只求聽一兩句話就有了說着又至賈母這邊秦鍾早已來了賈母正和他說話呢於是二人見過辭了賈母寶玉忽想起來未辭黛玉又忙至黛玉房中來作辭彼時黛玉在窗下對鏡理粧聽寶玉說上學去因笑道好這一去可是要蟾宮折桂了我不能送你了寶玉道好妹妹等我下學再吃晚飯那胭脂膏子也等我來再製勞叨了半日方抽身去了黛玉忙又叫住問道你怎麼不去辭辭你賈姐姐來寶玉笑而不答一徑同秦鍾上學去了原來這義學也離家不遠原係當日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

力不能延師者卽入此中讀書凡族中爲官者皆有幫助銀兩以爲學中膏火之費舉年高有德之人爲塾師如今秦寶二人來了一一的都互相拜見過讀起書來自此後二人同來同往同起同坐愈加親密兼賈母受惜也常留下秦鍾一住三五天自己重孫一般看待因見秦鍾家中不甚寬裕又助些衣服等物不上一兩月工夫秦鍾在榮府裡便慣熟了賈玉終是個不能安分守理的人一味的隨心所欲因此發了癖性又向秦鍾悄悄說借們兩個人一樣的年紀况又同堂以後不必論叔侄只論兄弟朋友就是了先是秦鍾不敢當賈玉不從只叫他兄弟或叫他的表字鯨卿也只得混着亂叫起來原來這學中雖多

是本族子弟與些親戚家的子姪俗語說的好一龍九種種
各別未免人多了就有龍蛇混雜下流人物在內自秦寶二人
來了都生的花朶兒一般的模樣又見秦鍾膈腆溫柔未語先
紅怯怯羞羞有女兒之風寶玉又是天生成慣能作小服低陪
身下氣性情體貼話語纏綿因此二人又這般親厚也怨不得
那起同窗人起了嫌疑之念背地裡你言我語詭譎誣佈滿
書房內外原來薛蟠自來王夫人處住後便知有一家學學中
席有青年子弟偶動了龍陽之興因此也假說了來上學不過
是三日打魚兩日晒網白送些束修禮物與賈代儒却不曾有
一些進益只圍結交些契弟誰想這學內的小學生圖了薛蟠

的銀錢穿吃被他哄上手的也不消多記又有兩個多情的小學生亦不知是那一房的親眷亦未考真姓名只因生得姘媚風流滿學中都送了兩個外號一叫香憐一叫玉愛雖係都有竊慕之意將不利于孺子之心只是都懼薛蟠的威勢不敢來沾惹如今秦寶二人一來了見了他兩個亦不免纏綿羨愛亦皆知係薛蟠相知故未敢輕舉妄動香玉二人心中一般的留情與秦寶因此四人心雖有情意只未發迹每日一入學中四處各坐却八目勾留或設言托意或咏桑高柳遙以心照却外面自爲避人眼目不料偏又有幾個滑賊看出形景來都背後擠眉弄眼或咳嗽揚聲這也非止一日可巧這日代儒有事

事回家只留下一句七言對聯令學生對了明日再來上書將
學中之事又命長孫買瑞管理妙在薛蟠如今不大上學應卯
了因此秦鍾越此和香憐弄眉擠眼二人假出小恭走至後院
說話秦鍾先問他家裡的大人可管你交朋友不管一語未了
只聽見背後咳嗽了一聲二人嚇的忙回頭時原來是窗友名
金榮的香憐本有些性急便羞怒相激問他道你咳嗽什麼難
道不許我們說話不成金榮笑道許你們說話難道不許我咳
嗽不成我只問你們有話不分明說許你們這樣鬼鬼祟祟的
幹什麼故事我可也拿住了還賴什麼先讓我抽個頭兒借們
一聲兒不言語不然大家就翻起來秦香二人就急得飛紅的

臉便問道你拿住什麼了金榮笑道我現拿住了是真的說着
又拍着手笑嚷道貼得好燒餅你們都不買一箇吃去秦鍾香
憐二人又氣又急忙進來向賈瑞前告金榮說金榮無故欺負
他兩個原來這賈瑞最是個圓便宜沒行止的人每在學中以
公報私勒索子弟們請他後又助着薛蟠圖些銀錢酒肉一任
薛蟠橫行霸道他不但不去管約反助紂爲虐討好兒偏那薛
蟠本是浮萍心性今日愛東明日愛西近來有了新朋友把香
玉二人丟開一邊就連金榮也是當日的好友自有了香玉二
人便見棄了金榮近日連香玉亦已見棄故賈瑞也無了提攜
幫襯之人不怨薛蟠得新厭故只怨香玉二人不在薛蟠前提

搗了因此賈瑞金榮等一千人也正醋妬他兩個今見秦香二人來告金榮賈瑞心中便不自在起來雖不敢呵叱秦鍾却拿着香憐作法反說他多事着實搶白了幾句香憐反討了沒趣連秦鍾也訕訕的各歸坐位去了金榮越發得了意擡頭啞嘴的口內還說許多閒話玉愛偏又聽了兩個人隔坐咕咕唧唧的角起口來金榮只一口咬定說方纔明明的撞見他兩個在後院裡親嘴摸屁股兩個商議定了一對兒論長道短之言只顧得志亂說却不防還有別人誰知早又觸怒了一個人你道這一個人是誰原來這人名喚賈璉亦係寧府中之正派玄孫父母早亡從小兒跟着賈珍過活如今長了十六歲比賈蓉生

得遠風流俊俏他兄弟二人最相親厚常共起居寧府中入多口雜那些不得志的奴僕尙能造言誹謗主人因此不知又有什麼小人詭譎誣詠之辭賈珍想亦風聞得些口聲不好自己也要避些嫌疑如今竟分與房舍命賈蓄搬出寧府自己立門戶過活去了這賈蓄外相既美內性又聰敏雖然虛名來上學亦不過虛掩眼目而已仍是閉鷄走狗賞花閱柳爲事上有賈珍溺愛下有賈蓉匡助因此族中人誰敢觸逆下他他既和賈蓉最好今見有人欺賈秦鍾如何肯依如今自己耍挺身出來報不平心中且忖度一番金榮賈瑞一等人都是薛大叔的相知我又與薛大叔相好尙或我一出頭他們告訴了老薛我們

豈不傷和氣欲不啻如此謠言說的大家沒趣如今何不用計制伏又止息聲口又不傷臉面想畢也粧出小恭去走至後面悄悄把跟寶玉的書童茗烟叫至身邊如此這般調撥他幾句這茗烟乃是寶玉第一個得用的且又年輕不諳事如今聽買蓄蓄金榮如此欺負秦鍾連你的爺寶玉都干連在內不給他個知道下次越發狂縱了這茗烟無故就要欺厭人的如今得了這信又有買蓄助着便一頭進來找金榮也不叫金相公了只說姓金的是什麼東西買蓄遂踉一踉靴子故意整整衣服看看日影兒說正時候了遂先向買蓄說有事要早走一步買蓄不敢止他只得隨他去了這裡茗烟走進來便一把揪住金

榮問道我們臊屁股不臊管你毡毡相干橫豎沒臊你爹就罷了你是好小子出來動一動你茗大爺嚇的滿室中子弟都芒芒的痴望賈瑞忙喝茗烟不得撒野金榮氣黃了臉說反了奴才小子都敢如此我只和你主子說便奪手要去抓打寶玉秦鍾剛轉出身來聽得腦後颼的一聲早見一方硯瓦飛來並不知係何人打來却打了賈藍賈菌的坐上這賈藍賈菌亦係榮府近派的重孫這賈菌少孤其母疼愛非常書房中與賈藍最好所以二人同座誰知道賈菌年紀雖小志氣最大極是淘氣不怕人的他在位上冷眼看見金榮的朋友暗助金榮飛硯來打茗烟偏打錯了落在自己面前將個破硯水盂打了粉碎濺

了一書黑水買菌如何依得便罵好囚攬的們這不都動了手了麼罵着也使掀起硯磚來要飛買藍是個省事的忙按住硯磚極口勸道好兄弟不與偕們相干買菌如何忍得見按住硯磚他便兩手抱書篋子來照這邊揩了來終是身小力薄却揩不到反揩至寶玉秦鍾案上就落下來了只聽噹啷一响砸在桌上書本紙片筆硯等物撒了一桌又把寶玉的一碗茶也砸得碗碎茶流那買菌卽便跳出來要揪打那飛硯的人金榮此時隨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地狹人多那裡經得舞動長板茗烟早吃了一下亂嚷你們還不來動手寶玉還有幾個小厮一名掃江一名鋤藥一名墨雨這三個豈有不淘氣的一齊

刺嚷小婦養的動了兵器了墨雨遂掇起一根門閂掃紅鋤藥
手中都是馬鞭子蜂擁而上賈瑞急得攔一回這個勸一回那
個誰聽他的話肆行大亂衆頑童也有帮着打太平拳助樂的
也有胆小藏過一邊的也有立在桌上拍着手亂笑喝着聲兒
叫打的登時鼎沸起來外邊幾個大僕人李貴等聽見裡邊作
反起來忙都進來一齊喝住問是何故衆聲不一這一個如此
說那一個又如彼說李貴且喝罵了茗烟等四個一頓攆了出
去秦鍾的頭早撞在金榮的板上打去一層油皮賈玉正拿褂
襟子替他揉兒喝住了衆人便命李貴收書拉馬來我去回太
爺去我們被人欺負了不敢說別的守禮來告訴瑞大爺瑞大

爺反派我們的不是聽着人家罵我們還訓唆人家打我們若
烟兒人欺負我他豈有不爲我的他們反打夥兒打了茗烟連
秦鍾的頭也打破了還在這裡念書麼李貴勸道哥兒不要性
急太爺既有事回家去了這會子爲這點子事去聒噪他老人
家訓顯的偕們沒禮似的依我的主意那裡的事情那裡了結
何必驚動老人家這都見瑞大爺的不是太爺不在這理你老
人家就是這學裡的頭腦了衆人看你行事衆人有了不是該
打的打該罰的罰如何等鬧到這步田地還不管買瑞道我呸
喝着都不聽李貴道不怕你老人家惱我素日你老人家倒底
有些不是所以這些兄弟不聽就鬧到太爺跟前去連你老人

家也脫不了的還不快作主意撕羅開了罷寶王道撕羅什麼
我必要回去的秦鍾哭道有金榮在這裡我是要回去不了寶
王道這是爲什麼難道別人家來得僧們倒來不得的我必回
明白衆人攙了金榮去又問李貴這金榮是那一房的親友李
貴想一想到也不用問了若說起那一房親戚更傷了兄弟們
和氣茗烟在窗外道他是東衙禪瑣大奶奶的姪兒那是什麼
硬掙仗腰子的也來嚇我們瑣大奶奶是他姑媽你那姑媽只
會打旋磨兒給我們璉二奶奶跪着借當頭我眼裡就看不起
他那樣主子奶奶李貴忙喝道偏這小狗養的知道有這些丑
陋寶王冷笑道我只當是誰的親原來是瑣嫂子的侄兒我就

去向他說着便要走叫茗烟進來包書茗烟進來包書又得意
洋洋的道爺也不用自己去見他等我去他家就說老太太有
話問他泥僱上一輛車子拉進去當着老太太問他豈不省事
李貴忙喝道你要死仔細回去我好不好先搥了你然後回老
爺太太就說寶哥全是你調唆的我這裡好容易勸哄的好了
一半你又來生了新法兒你鬧了學堂不說變個法兒壓息了
纔是倒遂往火裡奔查方不敢做聲此時賈瑞也生恐鬧不清
自己也不干淨只得委曲着來央告秦鍾又央告賈玉先是他
二人不肯後來賈玉說不回去也罷了只叫金榮賠不是便罷
金榮先是不肯後來經不得賈瑞也來逼他權賠個不是李貴

等只得好勸金榮說原是你起的端你不這樣怎得了局金榮強不得只得與秦鍾作了揖寶玉還不依定要磕頭買瑞只要暫息此事又悄悄的勸金榮說俗語云忍得一時忿終身無惱悶禾知金榮從也不從下同分解

紅樓夢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話說金榮因人多勢衆又兼賈瑞勒令賠了不是給秦鍾磕了頭寶玉方纔不吵鬧了大家散了學金榮自己回倒家中越想越氣說秦鍾不過是賈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賈家的子孫附學讀書也不過和我一樣他因仗着寶玉同他相好就目中無人既是這樣就該行些正經事也沒的說他素日又和寶玉鬼鬼祟祟的只當人多是瞎子看不見今日他又去勾搭人偏偏撞在我眼裡就是鬧出事來我還怕什麼不成他母親胡氏聽見他咕咕唧唧的說你又要管什麼閒事好容易我望你姑媽說

了你姑媽又千方百計的回他們西府裡璉二奶奶跟前說了你纔得了這個念書的地方若不是仗着人家僭們家裡還有力量請得趙先生麼況且人家學裡茶飯都是現成的你這二年在這裡念書家祖也省好大的嚼用呢省出來的你又愛穿件鮮明衣服再者因你在那裡念書你就認得什麼薛大爺了那薛大爺一年也幫了僭們七八十兩銀子你如今要鬧出了這個學房若再要我這樣一個地方我告訴你說罷比登天的還難呢你給我老老實實的頑日子睡你的覺去好多着的口于是金榮忍氣吞聲不多一時也自睡覺了次日仍就上學去了不在話下且說他姑娘原來給的是賈家玉字輩的嫡派為

嘆賈璜但其族人那裡皆能像寧榮二府的富勢原不用細說
這賈璜夫妻口着些小小的產業又時常到寧榮二府裡去請
安又會奉承鳳姐兒并尤氏所以鳳姐兒尤氏也時常資助資
助他方能如此度日今日正遇天氣晴明又值家中無事遂帶
了一個婆子坐上車來家裡走走瞧瞧寡嫂並姪兒閑說之間
金榮的母親偏捉起昨日賈家學房裡的事從頭至尾一五一
十都向他小姑子說了這璜大奶奶不聽則已聽了怒從心上
起說道這秦鍾小子是賈門的親戚難道榮兒不是賈門的親
戚人多別要勢利了况且多做的是什麼有臉的事就是寶玉
也不犯向着他到這個田地等我去到東府瞧瞧我們珍大奶

奶再和秦鍾的姐姐說說叫他評評這個理這金榮的母親
了怎的了不得忙說這都是我的快嘴告訴了姑奶奶求姑奶
奶快別去說罷別管他們誰是誰非倘或鬧出來怎麼在這裡
站得住若站不住家裡不但不能請先生反在他身上添出許
多嚼用來呢璜大奶奶說道那裡管得許多你等我說了看是
怎麼樣也不容他嫂子勸一面叫老婆子瞧了車坐了望寧府
裡來到了寧府進了東角門下了車進去見了賈珍的妻子尤
氏未敢氣高殷殷勤勤叙過了寒溫說了些閒話方問道今日
怎麼沒見蓉大奶奶尤氏說他這些日子不知怎麼纔則有兩
個多月沒有來叫大夫瞧了又說並不是喜那兩日到下半日

就懶怠動了話也懶怠說眼神發眩我叫他你且不必拘禮學
晚不必照例上來你竟養養罷就是有親戚來還有我呢就有
長輩怪你等我替你告訴連蓉哥我都囑咐了我說你不許累
捐他不許招他生氣叫他好生靜養靜養就好了他要想什麼
吃只管到我這裡來取倘或他有個好友你再要娶這一個媳
婦兒這麼個模樣兒這麼個性情兒只怕打着打籠兒也沒處
去找呢他這爲人行事那個親戚那個長輩不喜歡他所以我
這兩日好不心煩偏生今兒早起他兄弟來請他誰知他那小
孩子家不知好歹看見他姐姐身上不好這些事也不當告訴
他就受了萬分委曲也不該向着他說誰知昨日學房裡打架

不知是那裡附學的學生倒欺負了他裡頭還有些不乾不淨的話都告訴了他姐姐嬸子你是知道的那媳婦雖則見了人有說有笑的他可心細心又多不拘聽兒什麼話兒多要忖量個三日五夜纔罷這病就是從這用心太過上得來的今兒聽見有人欺負了他的兄弟又是惱又是氣惱的是那狐朋狗友搬是弄非調三惑四氣的是爲他兄弟不學好不上心讀書以致如此學裡吵鬧他爲了這事索性連早飯還沒吃我纔倒他那邊安慰了他一會又勸解了他的兄弟幾句我叫他兄弟到那道府裡找寶玉兒去了我又瞧着他吃了半盞燕窩湯我纔過來的嬸子你說我心焦不心焦况目今又沒個好大夫我想

到他這病上我心裡如同針扎一般你們知道有什麼好大夫沒有金氏聽了這一番話把方纔在他嫂子家的那一團要向秦氏理論的盛氣早嚇的丟在爪窪國去了聽見尤氏問他好大夫的話連忙答道我們也沒聽見人說什麼好大夫如今聽起大奶奶這個病來定不得還是喜呢嫂子倒別教人混治倘若治錯了可了不得尤氏道正是呢說話之間賈珍從外進來見了金氏便問尤氏道這不是璉大奶奶麼金氏向前給賈珍請了安賈珍向尤氏說讓這大妹妹吃了飯去賈珍說着話便向那屋裡去了金氏此來原要向秦氏說秦鍾欺負他兄弟的事聽見秦氏有病連提也不敢提了況且賈珍尤氏又待的甚

好因轉怒爲喜的又說了一會子閒話方家去了金氏去後賈珍方過來坐下問尤氏道今日他來有什麼說的尤氏答道倒沒說什麼一進來臉上到像有些着惱的氣色似的及至說了半天話又提起媳婦的病他到漸漸的氣色平靜了你又叫留他吃飯他聽見媳婦這樣的病也不好意思只管坐着又說幾句閒話就去了倒沒有求什麼事如今且說媳婦這病你那裡尋一個好大夫給他瞧瞧要緊可別耽誤了現今偕們家走的這羣大夫那裡要得一個個都是聽着人的口氣兒人怎麼說他也添幾句文話兒說一遍可到殷勤的狠三四個人一日輪流着倒有四五遍來看脈大家商量着立個方兒吃了也不見

效倒弄得一日三五次換衣服坐起來見大夫其實于病人無益賈珍說可是這孩子也糊塗何必又脫脫換換的倘或又着了涼更添一層病還了得任憑什麼好衣裳又值什麼呢孩子的身體要緊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也不值什麼我正要告訴你方纔馮紫英來看我他見我有些抑鬱之色問我是怎麼了我告訴他媳婦身子大不爽快因為不得個好太醫斷不透是喜是病又不知有妨碍無妨碍所以我心裡實在着急馮紫英因說他有一個幼時從學的先生姓張名友士學問最淵博更兼醫理極精且能斷人的生死今年是上京給他兒子捐官現在他家住着呢這樣看來或者媳婦的病該在他手裡除災也

未可定我已叫人拿我的名帖去請了今日天晚或未必來明日想一定來的且馮紫英又回家親替我求他務必請他來瞧的等待張先生來瞧了再說罷尤氏聽說心中甚喜因說後日又是太爺的壽日到底怎麼辦法賈珍說道我方纔到了太爺那裡去請安兼請太爺來家受一受一家子的禮太爺因說道我是清淨慣了的我不愿意往你們那是非場中去你們必定說是我的生日要叫我去受些衆人的頭你莫如把我從前注的陰騭文給我好好的叫人寫出來刻了比叫我無故受衆人的頭還強百倍呢倘或明日後日這兩天一家子要來你就在家裡好好的款待他們就是了也不必給我送什麼東西來連

你後日也不必來你要心中不安你今日就給我磕了頭去倘或後日你又跟許多人來鬧我我必和你不依如此說了後日我是再不敢去的了且叫來降來吩咐他預備兩日的筵席尤氏因叫了賈蓉來吩咐來降照例預備兩日的筵席要豐富富的你再親自到西府裡請老太太太太二太太和你理二嬪子來進進你父親今日又聽見一個好大夫已打發人請去了想明日必來你可將他這些日子的病症細細的告訴他賈蓉一一答應着出去了正遇着方纔到馮紫英家去請那先生的小子回來了因回道奴才方纔到了馮大爺家拿了老爺名帖請那先生去那先生說道方纔這裡大爺也向我說了但是

今日拜上一天的客纔回到家此時精神實在不能支持就是
去到府上也不能看脉須得調息一夜明日務必到府他又說
醫學淺薄本不敢當此重荐因馮大爺和府上既已如此說了
又不得不去你先代我回明大人就是了大人的名帖着實不
敢當仍叫奴才拿回來了哥兒替奴才回一聲兒賈蓉復轉身
進去回了賈珍和尤氏的話方出來耐了來陞吩咐預備兩日
的筵席的話來陞聽畢自去照例料理不在話下且說次日午
間門上人回道請的那張先生來了賈珍逡延入大廳坐下茶
畢方開言道昨日承馮大爺示知老先生人品學問又兼深通
醫學小弟不勝欽敬張先生道晚生粗鄙下士知識淺陋昨因

馮大爺示知大人家第謙恭下士又承呼喚敢不奉命但毫無
實學倍增汗顏賈珍道先生不必過謙就請先生進去看看兒
婦仰仗高明以料下懷于是賈蓉同了進去到了內室見了秦
氏向賈蓉說道這就是尊大人了賈蓉道正是請先生坐下讓
我把賤內的病症說一說再看脉何如那先生道依小弟意下
竟先看脉再請教病源爲是我初造尊府本也不知道什麼但
我們馮大爺務必叫小弟過來看看小弟所以不得不來如今
看了脉息看小弟說得是不是再將這些日子的病勢講一講
大家斟酌一個方兒可用不可用那時大爺再定奪就是了賈
蓉道先生實在高明如今恨相見之晚就請先生看一看脉息

可治不可治得以使家父母放心于是家下媳婦們捧過大迎枕來一面給秦氏靠着一面拉着袖口露出手腕來這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脉上調息了至數凝神細診了半刻工夫換過左手亦復如是診畢了說道我們外邊坐罷賈蓉于是同先生到外邊屋裡坑上坐了一個婆子端了茶來賈蓉道先生請茶茶畢問道先生看這脉息還治得治不得先生道看得尊夫人脉息左寸沉數左關沉伏右寸細而無力右關虛而無神其左寸沉數者乃心氣虛而生火左關沉伏者乃肝家氣滯血虧右寸細而無力者乃肺經氣分太虛右關虛而無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剋制心氣虛而生火者應現今經期不調夜間不寐肝家

血虧氣滯者應脇下痛脹月信過期心中發熱肺經氣分太虛
耆頭目不時眩暈實卯間必然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肝木剋
制者必定不思飲食精神倦怠四肢酸軟據我看這脉當有這
些症候纔對或以這個的爲喜厥則小弟不敢聞命矣旁邊一
個貼身伏侍脉婆子道何嘗不是這樣呢真正先生說得如神
倒不用我們說的了如今我們家裡現有好幾位太醫老爺瞧
着呢都不能說得這樣真切有的說道是喜有的說道是病這
位說不相干這位又說怕冬至前後總沒有個真着話兒求老
爺明白指示指示那先生說大奶奶這個症候可是衆位耽擱
了要任初次行經的時候就用藥治起只怕此時已全愈了如

今既把病耽悞到這地位也是應有此災依我看起來病到尙有三分治得吃了我這藥看若是夜間睡的着覺那時又添了二分拿手了據我看這脉息大奶奶是個心性高強聰明不過的人但聰明太過則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則思慮太過此病是憂慮傷脾肝木破旺經血所以不能按時而至大奶奶從前行經的日子問一問斷不是常縮必是常長的是不是這婆子答道可不是從沒有縮過或是長兩日三日以至十日不等都長過的先生聽道是了這就是病源了從前若能以養心調氣之藥服之何至於此道如今明顯出一個水虧火旺的症候來待我用藥看于是寫了方子遞與買藥上寫的是

益氣養榮補脾和肝湯

人參

白朮

雲苓

熟地

歸身

白芍

川芎

黃芪

香附米

醋柴胡

懷山藥

真阿膠

延胡索

炙甘草

引用建蓮子七粒去心大棗二枚

賈蓉看了說高明的狠還要請教先生這病與性命終久有妨無妨先生笑道大爺是最高明的人人病到這個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症候了吃了這藥也要看醫緣了依小弟看來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總是過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賈蓉也是個聰

明人也不往下細問了。於是賈蓉送了先生去了。方將這藥方子並脈案都給賈珍看了。說的話也都回了賈珍並尤氏。尤氏向賈珍道：從來大夫不厭他說的痛快，想必用藥不錯的。賈珍道：人原來不是混飯吃的。久慣行醫的人，因為馮紫英我們相好，他好容易求了他來的。既有了這個人媳婦的病，或者就能好了。他那方子上有人參，就用前日買的那一觔好的罷。賈蓉聽說畢，話方出來叫人打藥去煎給秦氏吃。不知秦氏服了此藥，病勢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一回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話說當日賈敬的壽辰賈珍先將上等可吃的東西稀奇的菓
品裝了十六大捧盒着賈蓉帶領家人下人送與賈敬去向賈蓉
說道你留神看太爺喜歡不喜歡你就行了禮起來說父親遵
太爺的話不敢前來在家裡率領合家都朝上行了禮了賈蓉
聽罷卽率領家人去了這裡漸漸的就有人來先是賈璉賈蕓
來看各處的座位并問有什麼頑意兒沒有家人答道我們
爺算計本來請太爺今日來家所以並未敢預備頑意兒前日
聽見太爺不來了現叫奴才們找了一班小戲兒並一樞子打

十番的都在園子裡戲臺上預備着呢次後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寶玉都來了賈珍並尤氏接了進去尤氏的母親已先在這裡大家見過了彼此讓了坐賈珍尤氏二人遞了茶因笑道老太太原是個老祖宗我父親又是姪兒這樣年紀日子原不敢請他老人家來但是這時候天氣又涼爽滿園的菊花盛開請老祖宗過來散散悶看看衆兒孫熱熱鬧鬧的是這個意思誰知老祖宗又不賞臉鳳姐兒未等王夫人開口先說道老太太昨日還說要來呢因爲晚上看見賣兄弟吃桃兒他老人家又嘴饞了吃了有大半個五更天時候就一連起來了兩次今日早晨略覺身子倦些因叫我回太爺今日斷不能來了說有

好吃的要幾樣還要狼爛的呢賈珍聽了笑道我說老祖宗是愛熱鬧的今日不來必定有個緣故這就是了王夫人說前日聽見你大妹妹說蓉哥媳婦身上有些不大好到底是怎麼樣尤氏道他這個病得的也奇上月中秋還跟着老太太太頑了半夜回家來好好的到了二十日已後一日比一日覺懶了又懶得吃東西這將近有半個多月經期又有兩個月沒來那夫人接着說道莫是喜罷止說着外頭人回道大老爺二老爺並一家的爺們都來了在廳上呢賈珍連忙出去了這裡尤氏復說從前大夫也有說是喜的昨日馮紫英荐了他幼時從學過的一個先生醫道很好瞧了說不是喜是一個大症候昨日

開了方子吃了一劑藥今日頭玄的略好些別的仍不見大效
鳳姐兒道我說他不是十分支持不住今日這樣日子再也不
肯不掙扎着上來尤氏道你是初三日在這裡見他的他強扎
掙了半天也是因你們娘兒兩個好的上頭還戀戀的捨不得
去鳳姐聽了眼圈兒紅了一會子方說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
旦夕禍福這點年紀倘或因這病上有個長短人生在世有甚
麼趣兒正說着賈蓉進來給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都請了安
方仙尤氏道方纔我給太爺送吃食去並回說我父親在家伺
候老爺們款待一家子的爺們遵太爺的話並不敢來太爺聽
了甚歡喜說這纔是叫告訴父親母親好生伺候太爺太太們

叫我好生伺候叔叔。娘子并哥哥們還說那陰騭文叫他們急急刻出來印一萬張散人。我將此話都回了我父親了我這會子還得快出去打發太爺們并合家爺們吃飯。鳳姐兒說蓉哥兒你且站着你媳婦。今日到底是怎麼着。賈蓉皺皺眉兒說道不好麼。娘子回來瞧瞧去就知道了。於是賈蓉出去了。這裡尤氏向邢夫人王夫人道。太太們在這裡吃飯。還是在園子裡吃去。有小戲兒現在園子裡預備着呢。王夫人向邢夫人道。這裡狠好。尤氏就吩咐媳婦。婆子們快擺飯來。門外一齊答應了一聲。都各人端各人的去了。不多時擺上了飯。尤氏讓邢夫人王夫人並他母親都上坐了他與鳳姐兒寶玉側席坐了。邢夫人

王夫人道我們來原爲給大老爺拜壽這豈不是我們來過生日來了麼鳳姐兒說大老爺原是好養靜的已修煉成了也弄得是神仙了太太們這麼一說就叫做心到神知了一句話說得滿屋裡都笑起來尤氏的母親並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都吃了飯漱了口爭了手纔說要往園子裡去買茶進來向尤氏道老爺們並各位叔叔哥哥們都吃了飯了大老爺說家裡有事二老爺是不愛聽戲又怕人鬧的慌都去了別的一家子爺們被璉二叔並蓄大爺都讓過去聽戲去了方纔南安郡王東平郡王西寧郡王北靜郡王四家王爺並鎮國公牛府等六家中靖侯史府等八家都差人持名帖送壽禮來俱回了我父親

先收在賬房裡禮單都上了檔子了領謝名帖都交給各家的
來人了來人也各照例賞過都讓吃了飯去了母親該請二位
太太老娘嬪子都過園子裡去坐着罷尤氏道也是纔吃完了
飯就要過去了鳳姐兒說我回太太我先瞧瞧蓉哥媳婦去我
再過去罷王夫人道狠是我們都要去瞧瞧倒怕他嫌我們開
的慌說我們問他好罷尤氏道好妹妹媳婦聽你的話你去開
導開導他我也放心你就快些過園子裡來寶玉也要跟着鳳
姐兒去瞧秦氏王夫人道你看看就過去罷那是姪兒媳婦呢
于是尤氏請了王夫人邢夫人並他母親都過會芳園去了鳳
姐兒寶玉方和賈蓉到秦氏這邊來進了房門悄悄的走到裡

間房內秦氏見了要站起來鳳姐兒說快別起來看頭暈于是
 鳳姐兒緊行了兩步拉住了秦氏的手說道我的奶奶怎麼幾
 日不見就瘦的這樣了于是就坐在秦氏坐的褥子上寶玉也
 問了好在對面椅子上坐了買蓉叫快倒茶來嬌子和二叔在
 上房還未吃茶呢秦氏拉着鳳姐兒的手強笑道這都是我沒
 福這樣人家公公婆婆當自家的女兒似的待嬌娘你姪兒雖
 說年輕却是他敬我我敬他從來沒有紅過臉兒就是一家子
 的長輩同輩之中除了嬌子不用說了別人也從無不疼我的
 也從無不和我好的如今得了這個病把我那要強的心一分
 也沒有了公婆面前未得孝順一天兒就是嬌娘這樣疼我我

就有十分孝順的心如今也不能發了我自想着未必熬得過
年去寶玉正把眼瞅着那海棠春睡圖并那秦太虛寫的嫩寒
鎖夢因春冷芳氣襲人是酒香的對聯不覺想起在這裡睡啊
覺時夢到太虛幻境的事來正在出神聽得秦氏說了這些話
如萬箭攢心那眼淚不覺流下來了鳳姐兒見了心中十分難
過但恐病人見了這個樣子反添心酸倒不是來開導他勸解
他的意思了說寶玉你忒婆婆媽媽的了他病人不過是這樣
說那裡就到這田地況且年紀又不大略病病就好又回向秦
氏道你別胡思亂想豈不是自家添病了麼賈蓉道他這病也
不用別的只吃得下些飯食就不怕了鳳姐兒道寶兄弟太太

叫你快些過去呢你倒別在這裡只管這麼着倒招得媳婦也
心裡不好過太太那裡又惦着你因向賈蓉說道你先同寶叔
過去我還略坐坐呢賈蓉聽說卽同寶玉過會芳園去了這裡
鳳姐兒又勸解了一番又低低說了許多畏勝話兒尤氏打發
人來了兩三遍鳳姐兒纔向秦氏說道你好生養着我再來看
你罷合該你這病要好了所以前日遇着這個好大夫再也是
不怕的了秦氏笑道任憑他是神仙治了病治不了命妹子我
知道這病不過是挨日子的鳳姐兒說道你只管這麼想這那
裡能好呢摠要想開了纔好况且聽得大夫說若是不治怕的
是春天不好借們若是不能吃人參的人家也難說了你公公

婆婆聽見治得好別說一日二錢人參就是二觔也吃得起好
生養着罷我就過園子裡去了秦氏又道嬌子恕我不再跟過
去了閑了的時候還求過來瞧瞧我呢僧們娘兒們坐坐多說
幾句閒話兒鳳姐兒聽了不覺眼圈兒又紅了說道我得了閒
兒必常來看你于是帶着跟來的婆子媳婦們並寧府的媳婦
婆子們從裡頭繞進園子的便門來只見

黃花滿地白柳橫坡小橋通若耶之溪曲徑接天台之路
石中清流滴滴籬落飄香樹頭紅葉翩翩疎林如畫西風
乍緊猶聽鶯啼煖日當暄又添蛩語遙望東南建幾處依
山之榭近觀西北結三間臨水之軒笙簧盈座別有幽情

羅綺穿林倍添韵致

鳳姐兒正看園中景致一步步行來正讚賞時猛然從假山石後走出一個人來向前對鳳姐說道請嫂子安鳳姐兒猛一驚將身往後一退說道這是瑞大爺不是賈瑞說道嫂子連我也不認得了鳳姐兒道不是不認得猛然一見想不到是大爺在這裡賈瑞道也是合該我與嫂子有緣我方纔偷出了席在這裡清淨地方略散一散不想就遇見嫂子這不是有緣麼一面說着一面拿眼睛不住的觀看鳳姐鳳姐是個聰明人見他這個光景如何不清八九分呢因向賈瑞假意含笑問道怪不得你哥哥常提你說你好今日見了聽你這幾句話兒就知道你是

個聰明和氣的人了這會子我要到太太們那裏去呢不得合
你說話等閒了再會罷賈瑞道我要到嫂子家裡去請安又怕
嫂子年輕不肯輕易見人鳳姐又假笑道一家骨肉說什麼半
輕不年輕的話賈瑞聽了這話心中暗喜因想道再不想今日
得此奇遇那情景越發難看了鳳姐兒說道你快去入席去罷
看他們拿住了罰你的酒賈瑞聽了身上已木了半邊慢慢的
走着一面回過頭來看鳳姐兒故意的把腳放遲了見他去遠
了心裡暗忖道這纔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那裡有這樣禽獸
的人他果如此幾時叫他死在我手裡他纔知道我的手段子
是鳳姐兒方移步前來將轉過了一重山坡兒見兩三個婆子

慌慌張張的走來見鳳姐兒笑道我們奶奶見二奶奶下來急
的了不得叫奴才們又來請奶奶來了鳳姐兒說你們奶奶就
是這樣急脚鬼似的鳳姐兒慢慢的走着問戲文唱了幾齣了
那婆子回道唱了八九齣了說話之間已到天香樓後門見寶
玉和一羣丫頭小子們那裡頑呢鳳姐兒說寶兄弟別忒淘氣
了一個丫頭說道太太們都在樓上坐着呢請奶奶就從這邊
上去罷鳳姐兒聽了款步捉衣上了樓尤氏已在樓梯口等着
尤氏笑道你們娘兒兩個忒好了見了面捨捨不得來了你明
日搬來和他同住罷你坐下我先敬你一鍾子是鳳姐兒至邢
夫人王夫人前告坐尤氏拿戲單來讓鳳姐兒點戲鳳姐兒說

太太們在上如何敢點那夫人王夫人說道我們和親家太太
點了好幾齣了你點幾齣好的我們聽鳳姐兒立起身來答應
了接過戲單來從頭一看點了一齣還魂一齣談詞遞過戲單
來說現在唱的這雙官誥完了再唱這兩齣也就是時候了土
夫人道可不是呢也該趁早叫你哥哥嫂子歇歇他們心裡又
不靜尤氏說道太太們又不是常來的娘兒們多坐一會子去
纔有趣天氣還早呢鳳姐兒立起身來望樓下一看說爺們都
往那裡去了傍邊一個婆子道爺們纔到凝曦軒帶了十番那
裡吃酒去了鳳姐兒道在這裡不便宜背地裡又不知幹什麼
去了尤氏笑道那裡都像你這麼正經人呢於是說說笑笑點

的戲都唱完了方纔撤下酒席擺上飯來吃畢大家纔出園子
來到上房坐下吃了茶纔叫預備車向尤氏的母親告了辭尤
氏率同衆姬妾並家人媳婦們送出來賈珍率領衆子姪在車
傍侍立都等候着見了邢王二夫人說道二位孀子明日還過
來進進王夫人道罷了我們今兒整坐了一日也乏了明日也
要歇歇于是都上車去了賈瑞猶不住拿眼看着鳳姐兒賈珍
進去後李貴纔拉過馬來寶玉騎上隨了王夫人去了這賈
珍同一家子的弟兄子姪吃過飯方大家散了次日仍是衆族
人等鬧了一日不必細說此後鳳姐不時親自來看秦氏秦氏
也有幾日好些也有幾日歹些賈珍尤氏賈蓉好不焦心且說

賈瑞到榮府來了幾次偏都值鳳姐兒往寧府去了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到交節的那幾日賈母王夫人鳳姐兒白日差人去看秦氏回來的人都說這幾日未見添病也未見甚好王夫人向賈母說這個症候遇着這樣節氣不添病就有指望了賈母說可是呢好個孩子若有個長短豈不叫人疼死說着一陣心酸向鳳姐兒說道你們娘兒們好了一場明日大初一過了明日你再看看他去你細細的瞧瞧他的光景倘或好些兒你回來告訴我那孩子素日愛吃什麼你也常叫人送些給他鳳姐兒一一答應了到初二日吃了早飯來到寧府裡看見秦氏光景雖未添甚病但那臉上身上的肉都瘦乾了于是

和秦氏坐了半日說了些閒話又將這病無妨的話開導了一番秦氏道好不好春天就知道了如今現過了冬至又沒怎麼樣或者好的了也未可知嬪子回老太太放心罷昨日老太太賞的那兩泥餠的山藥糕我到吃了兩塊倒像剋化的動的是的鳳姐兒道明日再給你送來我到你婆婆那裡瞧瞧就要趕着回去回老太太話去秦氏道嬪子替我請老太太的安罷鳳姐兒答應着就出來了到了尤氏上房坐下尤氏道你冷眼瞧瞧媳婦是怎麼樣鳳姐兒低了半日頭說道這個就沒法兒了你也該將一應的後事給他料理料理冲一冲也好尤氏道我也暗暗的叫人預備了就是那件東西不得好木頭且

慢慢的辦着呢。於是鳳姐兒吃了茶說了一會子話。見說道：「我要快些回去。回老太太的話去呢。」尤氏道：「你可緩緩的說別嚇着老人家。」鳳姐兒道：「我知道。於是鳳姐兒就回來了。到家中見了賈母說：『蓉哥媳婦請老太太安。給老太太磕頭。說他好些了。求老祖宗放心罷。他再略好些。還給老祖宗磕頭請安來呢。』」賈母道：「你看他是怎麼樣。」鳳姐兒說：「暫且無妨。精神還好呢。」賈母聽了，沉吟了半日，因向鳳姐說：「你換換衣服歇歇去罷。」鳳姐兒答應着出來，見過了王夫人，到了家中，平兒將烘的家常衣服給鳳姐兒換了。鳳姐兒方坐下，問家中沒有什麼事麼。平兒方端了茶來，遞了過去，說道：「沒有什麼事，就是那三百兩銀子的。」

利銀旺兒媳婦送進來我收了再有瑞大爺使人來打聽奶奶
在家沒有他要來請安說話鳳姐兒聽了哼了一聲說道這畜
生合該作死看他來了怎麼樣平兒回道這瑞大爺是爲什麼
只管來鳳姐兒遂將九月裡在寧府園子裡遇見他的光景他
說的話都告訴了平兒平兒說道癩蛤蟆想吃天鵝肉没人倫
的混賬東西起這樣念頭叫他不得好死鳳姐兒道等他來了
我自有的道理不知賈瑞來時作何光景且聽下同分解